

黃花岡與紅花岡

王成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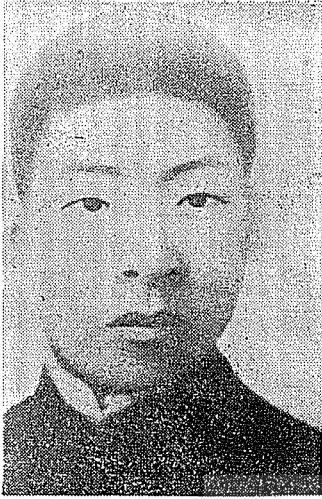
辛亥三二九廣州之役記詳

民國六十八年的「三二九」紀念日又已到來。

民國元年三月，在南京舉行的黃花岡殉國烈士追悼會中，黃興曾親撰輓聯，追懷當時悲壯的情形，聯云：

「七十二健兒，耐戰春雲湛碧血；四百兆國子，愁看秋雨濕黃花。」

宣統三年歲次辛亥三月廿九日（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黃興等一百七十餘人進攻兩廣總督署，英勇血戰一晝夜，壯烈成仁者實為八十六人；因為收葬時，僅得忠骸七十二具，所以稱為七十二烈士。參加此次舉事的革命志士，皆為全國各省區的精英；他們所表現的雄偉氣魄與無畏精神，也為各革命之役的巔峯高潮。國父孫中



方聲洞烈士遺照。

山先生對此役的偉大成就會謂：

「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退抑；不半載而武昌之革命以成。則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孫文：黃花岡烈士事略序）

參與策應工作的胡漢民，認為此役的代價，在「使滿廷上下震恐失措，民衆愈有曷喪偕亡之志」；所以「至武昌振臂一呼，天下響應。」今當世局艱危萬方多難之際，緬懷先烈只見一義不見生死，推翻暴政締建中華，不達目的誓不中止的偉大精神，惟有深自惕勵，益堅同舟一命的信念。

謹恭撰辛亥三二九廣州之役記詳，供我愛國同胞參閱。

屢遭挫折再圖大舉

辛亥以前「同盟會」在廣東及滇桂邊區所發動的革命行動，迭遭失敗；南洋一帶的當地政府，受到清廷壓力，不准孫中山先生登岸留住。因此，孫先生以為必須佔領廣州為根據，才能號召全國。於是，他命胡漢民、趙聲、黃興，在香港

設立「同盟會南方支部」，以攻取廣州為主要使命。

「南方支部」於宣統二年年初，在廣州運動新軍，由倪映典統率，發動一次起義運動，不幸失敗，因為此役經過較週密的籌備，又是「同盟會」直接指揮，結果仍又失敗；以致一般黨人，難免有點喪氣。

緊接着，汪精衛、黃復生、黎仲實、喻培倫等在北京謀殺清攝政王載灃的事，又告失敗；汪、黃被捕，被判永遠監禁。

革命活動，一再失敗，使雄偉如黃興者，也不免心境苦悶；他曾賦詩抒感云：

妖雲迷漫嶺南天，悽絕燕塘碧血鮮，國竊又見荆卿苦，脫劍今逢季扎賢……

中山先生惟恐黨人從此懷憂喪志，一蹶不振。乃於宣統二年十月十二日，在檳榔嶼召集會議，除了對與會同志加以慰解鼓勵外；並再向南洋發動捐款，準備再接再厲的大舉活動，仍以在廣州起義，建立堅強根據地為目標。

會後，中山先生赴歐美；黃興、胡漢民、趙聲等回香港，于當年十二月在跑馬地卅五號成立「統籌部」，黃任部長，趙為副部長，胡任秘書

長；並由姚雨平、胡毅生、陳炯明、李海雲、羅熾揚、洪承點等協助，鑑於過去側重運動新軍和民軍的失敗；此次乃決定由革命同志自己打前鋒，爲主力，運動新軍和民軍響應爲助力。於是組織敢死同志五百人爲「選鋒」，（後擴充爲八百人）。並決定廣州一經得手，即由黃興統領一軍，出湖南，攻湖北；趙聲統領一軍出江西，攻南京；陳其美、宋教仁、譚人鳳、居正等人屆時在長江上下游發動響應，均受「統籌部」約束。

各地捐款陸續匯到，超過十萬元，於是分由在暹羅的胡毅生，在日本的林文、黎仲實，以及在安南的黃煥、何侶俠積極購買槍枝武器；（一小部份由陳淑子、胡寧媛、徐宗漢、卓國華、莊漢翹、梁綺川、梁梅玉等女同志，僞裝眷屬，伴作嫁娶，運入廣州。）先後在廣州設立機關數十處，僅僅準備縱火的機關，就有九處之多。各地



林覺民烈士遺照。

同志，遠道趕到廣州，投効爲「選鋒」志士的，也很踴躍，甚至有人爭先恐後。

另一方面，黃興早于二月初，即以其子一歐，與陳方廣、柳聘農、胡國樑等人，考入廣州「巡警教練所」受訓；一面聯絡同志，一面熟悉廣州各街道，以便起義時，以合法身份響應，至是，已佈置妥當，只等黨人來攻，即可發動響應。身爲部長的黃興也豪氣干雲，致書友人表示：

「丈夫不爲情死，不爲病死，當爲國殺賊而死」。

幾種原因進攻改期

發難日期，原訂于三月十五日，但因爲種種原因，不得不再改期。首先槍械運到的時間先後不同時日，而運輸時又被担任運械任務的內奸陳鏡波向李準告密，被搜去槍械一百多枝。

提起李準，他是清廷的水師提督兼巡防營統領，最爲鷙勇毒辣。爲黨人之大敵。黨人原擬先將其誅除，以去阻礙。但負責進行的黨員馮憶漢，却色厲內荏，屢次領款，而不敢執行。另一華僑溫生才，自告奮勇，但又錯殺廣州將軍李璋。由於這兩件事，使兩廣總督張鳴岐和李準有了戒心，而加以嚴密戒備。

黃興於三月廿五日到廣州，廿六日，張鳴岐即已調集巡防數營駐觀音山，居高臨下，控制局勢。於是有人倡議改期。黃興與少數同志以爲改期等於解散，不但數月準備，前功盡棄，而且也無以對海外捐款的僑胞；因此堅決反對，但趙聲所部「選鋒」，多爲外省人，言語隔閡，易爲官方識破，乃先遣送一部返回香港。

廿七日，張鳴岐、李準收繳新軍槍械，搜獲黨人機關數處，於是，胡毅生、陳炯明、趙聲與在廣州的代表宋玉琳，再提展期；姚雨平雖反對展期，但強調非有五百枝槍不能發動。而當時祇運到七十餘枝，勢非展期不可。黃興激憤之餘，決定由他自己一人死拼李準，以謝海外僑胞，以維黨人信譽；當即下令各部「選鋒」速退，（連日退回香港者，已達三百餘人），祇有百餘人，仍留廣州。

慷慨赴死攻入督署

廿八日，陳炯明、姚雨平來總機關向黃興報告，從順德調回廣州的巡防營中的同志，決心反正。午後開會，喻培倫、林文迫不及待的慷慨陳詞：

「革命知有前進，不知有後退，事已至此，非我殺敵，即敵殺我；惟有同心合力，準備殺敵流血！」

黃興爲之動容，乃決心仍按原計劃，決定次日午後三時半發動，分兵四路，同時並舉：一由黃興率部出攻督署，擒賊擒王；一由陳炯明等攻「巡警教練所」，激發內應；一由姚雨平等收復小北門槍砲局，延新軍及防營入城；一由胡毅生等攻大南門；並急電香港，請趙聲速來廣州任總指揮（未到前，由黃興代理）趙乃復電欣然承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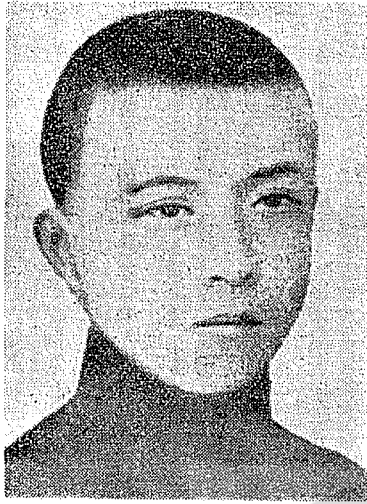
可是，當廿九日下午三時半發動攻勢時，陳炯明、胡毅生、姚雨平却未見面；原來四路齊出，臨時改爲孤軍奮鬥，由黃興率領林文、方聲洞、喻培倫、朱執信、李文甫、柯克夫、劉梅卿、徐維揚、熊克武、但懋辛、宋玉琳、莫影彭等百

餘人，延至五時廿五分，才自小東營機關出發，以攻總督署爲第一目標。

義軍銳不可當，順利攻入督署，但總督張鳴岐已逃避他處。黃興乃且戰且走，搜尋張鳴岐下落；行至東轅門，遇到李準的大隊攔截，遂起激戰，黃興手脚均傷，仍從容調度，分兵三路：一由徐維揚率花縣同志出小北門，找新軍接應；一由劉梅卿、馬侶等川閩及南洋同志，進攻李準的「督練公所」；一由黃興親率方聲洞、羅仲霍、朱執信等十餘人出大南門，擬找防營接應。

黃興的一路，行至雙門底，與溫帶雄同志所率領的防營相遇。溫本擬前往「督練公所」活捉李準，所以未佩黨人暗號標幟白布臂章；被方聲洞誤認爲敵人，先下手爲強的將他擊斃。引起防營還擊，方殉難，黨人失散。黃興裹創避往河南，得到女同志徐宗漢掩護，才倖免於難。其他兩路也均失敗，被捕林覺民等四十餘人。

香港援軍被阻難進



林尹民烈士遺照。

香港方面，胡漢民與趙聲，最初因爲看到「選鋒」連日被退回，以爲已決定改期。等到廿八日，又得到黃興急電，決定廿九日發動進攻。於是，急忙召集二百餘人，于卅日清晨才趕到廣州；但清軍戒備森嚴，城閉不能進入。後知大事已敗，乃分別返港。

黃興逃到溪峽一機關由徐宗漢護持，醫療指傷；出外買藥的莊六，中途巧遇迷失路途的趙聲，乃引導他到溪峽機關，與黃興相見，二人相擁痛哭。黃興暈絕，醒來，仍欲裹創渡河，與清吏拼命；經趙、徐再三苦勸，才告停止。後來黃興胡漢民相見，傷心失敗；因爲右手不能執筆，乃口授胡代筆，致書海內外，報告失敗的經過，說明同志犧牲的慘烈，以及捐款的使用。痛切之處，不覺聲淚俱下，一腔忠憤之情，令人無限欽服。

由於黃興致海內外僑胞的長函中，有：「日夜惟以報吾良友之仇爲念，決心一死以酬死事諸君，庶於心稍安」，中山先生在美國聞之，非常着急，惟恐他輕言犧牲，乃立即電黃勸阻，並于致吳稚暉函中表示：「黃君一身爲同志之所望，亦革命成功之關鍵，……可爲更大之事業……」

另一方面，黃興安抵香港後，因爲指傷嚴重，入雅麗氏醫院割治，因手術前必需由親屬簽名，徐宗漢乃從權以妻室名義代簽。黃興傷愈出院，因爲與徐共過患難，不覺由相敬而相愛，真的結成夫婦，平添一段革命佳話。

此次「三二九」慘敗，黃興與胡漢民尚能支持；惟有趙聲悲憤之極，鬱悶於心，每日藉酒澆愁。凡半月，乃得急性盲腸炎，于四月十九日病

逝香港。

遺書遺詩大義凜然

被捕黨人，莫不慘遭清吏嚴刑鞠訊，藉興大獄。但諸同志皆坦然自承，高談革命，力斥清廷；清吏也爲之氣結動容。就義時，莫不言笑自若，慷慨從容。其中如李雁南烈士，甚至請求彈從口入。其誓死如歸的精神，真可與日月同光了。還有生前留有詩文，以誠摯之情感，表達自己「我死則國生」之大義，感動他人捐軀報國的；也有多人。不但無故事華飾雕琢的陳言，而且字字出自肺腑肝胆；早已成爲家喻戶曉的革命文獻與國魂精髓了，茲略舉如下：

方聲洞赴義前別父親書云：

「夫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幸福；雖奮鬥而死，亦大樂也。
且為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

林覺民赴義前與妻書云：

「語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

陳更新烈士的七律詩云：

冠蓋當前半沐猴，漫天陰靈動人愁，
由來尚氣輕生死，底事懷才總抱憂；
入夢有歌思易水，上弦無調不涼州，
乾坤正氣消磨盡，昔日將軍有斷頭。

林文烈士的五律詩云：

胡虜據中夏，干戈久未安，豺狼充道路，刀俎盡衣冠；大地秦關險，秋風蜀道難，雪花歌一曲，聽罷歌漫漫。

潘達微挺身收忠骸

由於清吏對黨人脚恨甚深，且欲故示嚴厲；所以對各烈士遺留在各地的忠骸，不予處理，任其陳屍道旁。直至四月三日，才通知廣州的慈善機關廣仁、愛育、方便、廣濟各堂，派人收斂。草草移放於諮議局前的曠地，分置十餘堆；折臂洞胸，血肉模糊，慘不忍睹，而無人敢於過問營葬。最後，還是由革命黨人潘達微出面，不顧艱險的毅然經營埋葬之事。

潘達微，別號冷殘，廣州人，同盟會會員，生平以服務社會、樂善好施，見稱於世。致力革命工作之餘，擅精藝事；繪畫攝影，均為所長；曾以「冷道人」的外號，參加在日本東京舉行的「寫真展覽會」，獲得很高評價。



陳更新烈士遺照。

當時，潘將黨人忠骸分四排直列，合葬於廣仁堂的義地「紅花崗」。次日，保皇黨的「國是報」，首先揭載此項新聞，措詞對潘非常不利。事已至此，潘也不得不明白宣佈此事的始末。他以為「紅花」不如「黃花」雄壯，所以改名為「黃花崗」；而標題其啟事為：

「諮議局前新鬼錄，黃花崗上黨人碑」。後來各報沿用，於是，「黃花崗」却成為中國革命史上的代表壯烈精神的光榮名詞了。

但，當時也不過僅僅收葬而已，等到民國七年，始由烈士方聲濤之兄聲濤（滇軍師長）募款修墓，參議院議長林森修建碑亭及紀功坊，始具規模。墳場中有石刻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碑記」，乃鄒魯所撰；記述修治墳場的經過與死役影響後世之大，原文說：

「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黨人死事者其數不可稽。事後潘君達微收黨人屍，得七十二合葬於黃花崗。由是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稱。潘君亦黨人，自以未召捕，乃於危疑震撼之際，毅然出收死友之骨，可謂難矣！其明年為中華民國元年，胡君漢民，陳君炯明相繼任廣東都督，議就當日合葬處修葺而整飾之，省議會通過經費十萬元，二年亂作，遂不果。七年秋，滇軍師長方君聲濤始募修故墓，規模粗具。參議院議長林君森復募建碑亭及紀功坊，俾不致湮沒後世。然欲舉當日死事者姓名，籍貫一一勸之於碑，事乃至難。蓋舉事之際務慎密，凡姓名籍貫同事者非素識不能知，且不願知之，故今日同事之未死者，其所能舉，亦惟素識者而已，夫死事者既不

止七十二人，即此七十二人亦不能盡舉其姓名，籍貫，可不痛歎！魯與朱君大符，皆同事之未死者也，相與徵集事實，臚所得死事者之姓名、籍貫；林君森更約當日未死同事之在粵者胡君毅、何君克夫、吳君永珊、徐君維揚等，以確為之證，計得五十有六人；其中有姓名而無籍貫者尚有三人，先行勸之於碑，而留空白，以俟續有所知得以補勘焉。顏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碑，蓋埋骨者固七十二人，今日雖有所闕，固望他日能補而足之也。夫馬革裹屍，黨人之志，埋骨已非所期，遑論留名！今之為此，徒以為後人流連憑弔之資，與死事者固無與也，嗚呼！此役之喪失一炬，其物質之犧牲不可謂不大，然精神所激發，使天下了然於黨人之志節操行，與革命之不可以已，故不踰年而中華民國遂以告立，則其關係，寧不重歟；然念國難之無窮，賢才之易盡，執筆作記，又不勝後死之感也！中華民國八年十二月八日。」

碑文所記烈士芳名

碑文所列的烈士，共七十二人，民國十一年後，陸續查明者，尚有十四名，總共八十六人；芳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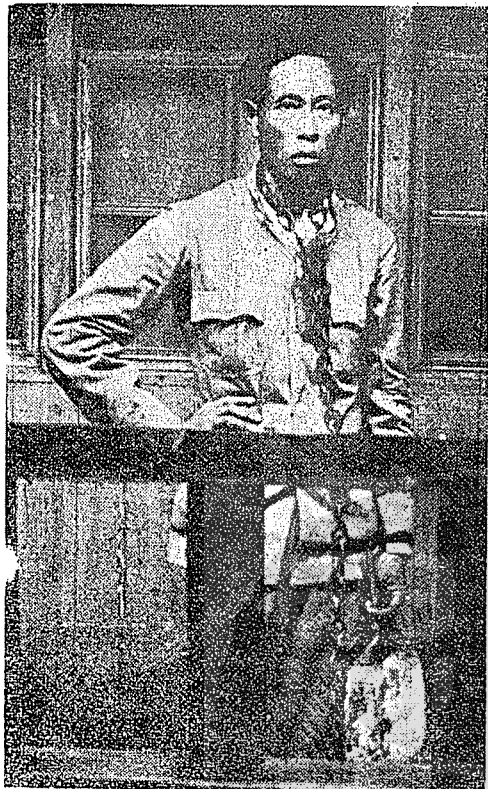
福建：碑文記載者有方聲濤、陳更新、林覺民、林文、馮超驥、陳與綦、林尹民、劉六符、陳可鈞、劉元棟、卓秋元、黃宗炳、陳清濤、胡雁昇、王燦登、陳發炎、魏金龍、羅乃琳十八人。

廣東：碑文記載者，李炳輝、李文楷、龐雄

、杜鳳書、饒輔廷、李晚、周華、李文甫、李雁南、徐佩旒、郭繼梅、陳春、徐應安、余東雄、馬侶、羅仲霍、黃鶴鳴、徐廣滔、徐茂燦、江繼復、勞培、徐保生、徐容九、陳潮、林修明、徐禮明、游壽、徐松根、徐昭良、曾日全、徐廉輝、徐進恰、徐日培、徐臨端、徐滿凌、徐培添、徐燦成、陳文襄、羅坤、林西惠、周增、張學齡四十二人。十一年後查明者：張朝、羅遇坤、羅聯、羅進、羅幹、嚴確廷、陳甫仁、李祖恩、陳福、陳才十人。廣東共計五十二人。

廣西：碑文記載者：韋統鈐、李德山、林盛初、韋榮初、韋統淮、韋樹模六人。十一年後查明者：韋雲青一人。廣西共計七人。

四川：碑文記載者：饒國樑、秦炳、喻培倫，三人。



炸傷李準被捕成仁的陳敬岳烈士。

江蘇：碑文無記載，民國十一年後查明者：葉金元、阮德山、徐國泰三人。
安徽：碑文記載者：宋玉琳、石德寬、程良三人。

「紅花」「黃花」兩相輝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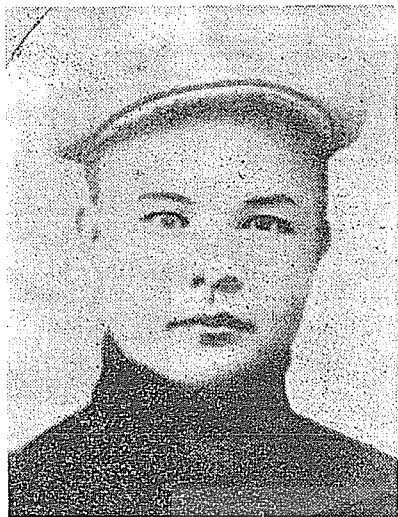
當民國七年林森修治黃花崗時，同時還兼修另外一處紅花崗。此紅花崗不是廣仁堂的原來義地，而位於廣州東門外數百武的沙河馬路旁邊，高於路面二丈餘，埋葬溫生才、陳敬岳、林冠慈、鍾明光四位革命烈士的忠骸。溫生才，係在「三二九」之前因誅殺廣州將軍李琦事成被捕，不屈就義；林冠慈、陳敬岳，則係于「三二九」以後的閏六月十九日謀刺李準之事，林在廣州雙門底，攔李與扔炸彈，炸傷李準，與李部格鬥，當場中彈成仁，陳被捕不屈就義；鍾明光則係于民國四年在廣州積厚坊襲擊袁世凱的黨羽龍濟光，炸傷龍左足；被捕不屈就義。墓邊栽植木棉花甚多，花開時紅霞成片，名符其實的為紅花崗；與黃花崗相互輝映。民國十三年，革命紀念會也為之立碑，記述四烈士壯烈事蹟，碑文仍由鄒魯所撰原文為

「自滿清入據中夏，吾族為拊制者二百餘年。清政日失，民思反動，清廷乃持寧贈友邦，毋昇家奴政策，列強之帝國主義乘之，我國民遂呻吟於政治壓迫、經濟壓迫之下。吾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揭三民主義以革命救國，自惠州首義以後，前仆後繼，再接再厲，以至滿清既覆，民國成立，反革命者不息，吾黨之奮鬥亦不息。其時義烈之士，不惜以血肉之軀，與奇兇大惡偕亡，不求事之成，惟以懾敵氣而振人心。其時其事雖不同，而其抱主義以犧牲則無不同。如紅花岡之溫生才、林冠慈、陳敬岳、鍾明光四烈士是已。溫烈士為南洋霹靂華僑，感於三民主義，當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大舉廣州之前，挾手槍回粵，謀殲其渠魁。三月初十日，清吏空城往燕塘觀演飛機，烈士俟於諮議局前，日將晚，清將軍李琦呵道來，突擊其乘輿，連發四槍，殲之。旋被捕，就義。林、陳二烈士，因痛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敗於清水師提督李準，欲得而甘心焉；於閏六月十九日伺李經雙門底，以炸彈擊之，李傷而不死，林烈士中彈亡；陳烈士就獲見殺。自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敗，而全國之人心憤。自溫、陳、林三烈士之死，而清吏之膽寒。故是秋武漢一呼，舉國響應，廣州清吏非逃即降，得不血刃而定，微三烈士之功不至此。及民國成立，袁世凱謀帝，資龍濟光以援壓廣東，黨人被害者尤衆。鍾烈士日肩礮形之炸彈，敵其出入，苦歷半年，乃於民國四年七月十七日，襲擊龍於積厚坊，不死，傷其衛士十七人，鍾烈士竟受極刑。不逾年而護國軍興，袁死龍逃，民國得以不墜。嗚呼！民國之

所以成，與絕而復續，豈偶然哉？民國七年林君森就紅花岡四烈士藁葬處爲之築墓樹碑，本年革命紀念會諸同志以文相屬，乃泚筆記此，亦使千載下，知吾黨先烈，以純潔之精神，爲主義而犧牲，有如此者。」

陳敬岳烈士，字接祥，廣東嘉應州人，外溫文而內沉實，慷慨有大志，遍歷南洋羣島，設帳授徒，嘗曰：「漢賊不除，滿清不覆，中國不强」。赴廣州謀李準，臨行留書李孝章等同志，申民族大義與赴湯蹈火精神，略云：

「……蓋中國之亡，不亡於虜兵之盛強，而實亡於漢人之畏死……，不有漢奸，滿人不能肆其毒，不殺漢奸，漢人不能復故國。故欲光復神州，當自撲殺漢奸始。死固僕所不畏也，僕所以忍死須臾者，蓋冀指日光復，痛飲黃龍一杯酒耳。今則不復忍矣……懷刃挾彈，猛擊公仇，成敗雖未敢逆料；然



林冠慈烈士遺照。

亦足以寒漢奸之魂魄，振大漢之民氣，此則僕所痛自刻勵而不敢自暴自棄者也……」
陳烈士被捕後，頓足捶胸，悲憤咯血，誓死不肯屈膝於滿奴之前。李準許其席地而坐。陳烈士侃談國家大勢，下筆千言。張鳴岐、李準既愧其心，亦惜陳才，原定十年監禁。武漢起義後，始爲獄司李世桂所害。

鍾明光烈士，字達權，廣東興寧人，少孤貧，仍竭資求學，喜讀英雄傳，每讀判卿誦政故事，輒掩卷歎息。後棄學就商，甘旨娛親。二次革命，自南洋返國投効，甫抵香港，而義師已覆。民國四年，袁世凱與日本簽訂廿一條賣國條約，舉國譁然，萬衆齊聲討伐；龍濟光竟然上電袁世凱，表請舉行提燈會慶祝。鍾烈士不覺義憤填膺，表示：「非先殺龍賊，無以示儆」。遂有四月十七日刺傷龍濟光之事。被捕後，慘受火焚凌遲酷刑，爲我革命同志犧牲最慘烈的一人。此役，鍾烈士，實抱必死之心，事先即自撰輓詩，預留遺書多封；不但雄壯慷慨，而且文詞優美，實爲最具價值的革命文獻。特摘錄片斷，並以結束本文。

鍾明光自輓詩：成佛生天事有無，大光明處血模糊，敢將功罪問當世，豈為恩仇拚此軀。未放屠刀應入獄，漫期填海可知愚，祇今悟澈空空色，自是吾身幻得吾。一念酬恩願尚遠，卅年心事總堪悲。不才敢擬擎天柱，無處能容立地錐，破國亡家徒有恨，赴湯蹈火義難辭。料應化作啼鴉去，欲

報慈烏再世期。

鍾明光遺書：嗟呼！茫茫大陸，頓成澤國，浩浩神州，斷送東夷，錦繡河山，竟亡袁氏之手，千秋領土，喪盡一紙空文，痛彼國賊，甘為城下之盟。哀我同胞，竟如牛馬之賤。弔民伐罪，湯武尚誅暴民之桀紂。締造共和，先烈曾流熱血以救民。茲我中原黃裔，不少愛國之將士，五族同胞，豈乏鐵血之男兒？除此衆叛親離，袁賊之勢既孤；人心未死，大局尚屬可圖。同為五族之民，共與討賊之義，速振義旗，掃除妖孽，毋任國賊盤據，噬臍莫及。勸我同志速進，急起勿忘。倘今振臂一呼，必雲合而響應。欲免為波蘭、高麗之慘禍者，在此一舉。同舟共濟，毋忘雪恥之心，臥薪嘗胆，共誓報讎之志。是則弟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無憾矣。我同胞勗哉。

弟鍾明光遺書。

陽曆六月二十日立。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一四〇四四帳戶或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即可收到書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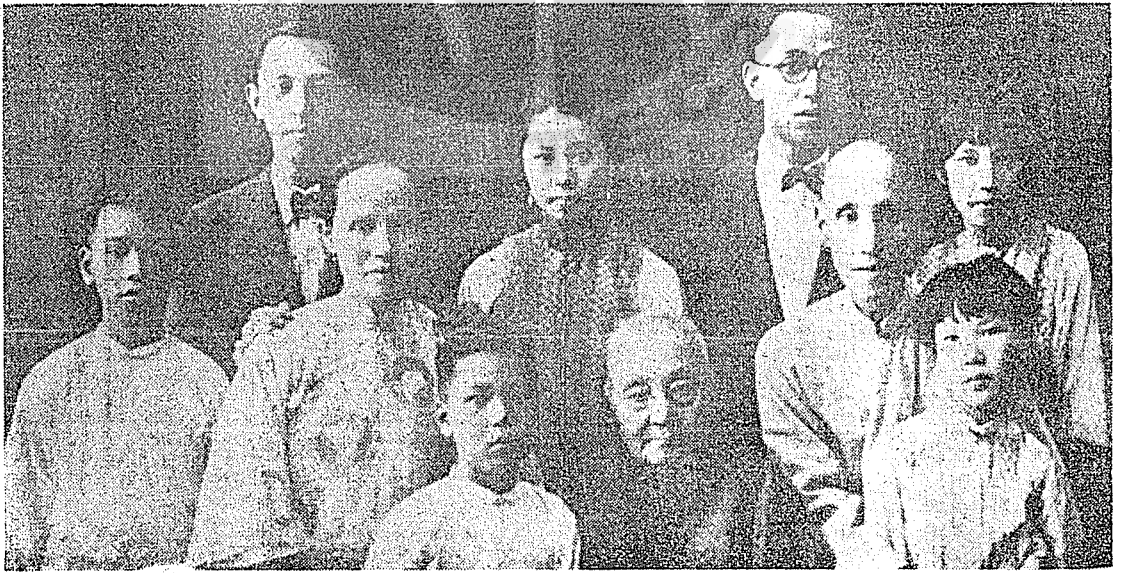
(頁八第見文) 照圖「岡花紅與岡花黃」聖成王



(右圖) 辛亥三二九指揮革命志士在廣州起義的黃興先生。

(下圖) 挺身收葬七十二烈士忠骸的潘達微先生(二排左二)

與其家屬合影。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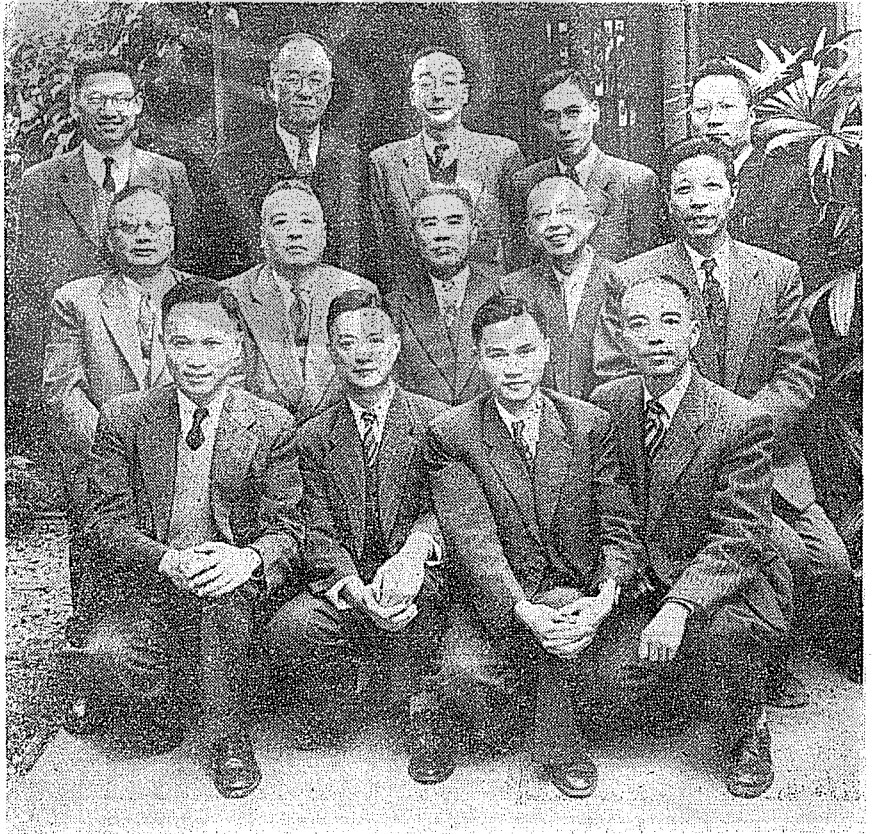
「三二九」率先進攻兩廣總督署，中彈殉難的林文烈士。（文見第八頁）



廣州之役領隊進攻巡警教練所，受傷被執慷慨就義的喻培倫烈士。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西南郵務視導團抵台時留影。二排右二為視導團主任劉承漢教授二排中為遷台後首任總局長黃家德二排右一何建祥、右二薛聘文前排右一陸勝揆右二王述調前排左一為前郵政總局長王叔朋前排左二為前郵政副總局長陳瀾東後排右二為前任總局長施有強。



（文見第66頁劉承漢「維護中華郵政一頁辛酸史」）